

# 惊奇物语<sup>4</sup>

白饭如霜、有时右逝

等著



高潮迭起的悬念反转，至情至性的人性碰撞。  
脑洞大开，酣畅淋漓，有趣有料。

33

超好看



白饭如霜、有时右逝

等著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惊奇物语. 4 / 白饭如霜等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  
出版公司, 2017.8

ISBN 978-7-5596-0744-7

I. ①惊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  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0536号

惊奇物语. 4

作 者: 白饭如霜等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张 萌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270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17

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744-7

定价: 35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超级悬念

殇茗局 文/海公子 ..... 002

美人宅 文/陌离 ..... 020

白雾 文/海公子 ..... 035

都市奇谭

钢铁情人 文/骑砂 ..... 066

胆小鬼的赦免 文/刘栋 ..... 076


米香 文/袁依頼 ..... 087

科幻空间

机变 文/白饭如霜 ..... 094

残本 文/米米亚娜 ..... 131





## 惊奇档案

捉妖 文/姬理绘 ..... 146

糖人师傅 文/米也 ..... 152

孩儿红 文/张佳竹 ..... 160

## 传奇狂想

肥王子 文/哥舒意 ..... 176

扑克脸 文/哥舒意 ..... 190

花与蛇·发如雪 文/半明半寐 ..... 201

## 刀剑爱恨

琉璃瓦 文/吴沉水 ..... 226

好多刀 文/有时右逝 ..... 245

谎言 文/朱文嘉 ..... 254

绣心针 文/苏祥 ..... 257

# 超级悬念

殇茗局

文、海公子

美人宅

文、陌离

白雾

文、海公子



# 殇茗局

文/海公子

## 第一杯 听雨楼

三月十六日，夜。

卢风步下紧凑，拾级而上。

听雨楼的名号，也不知是何时传出来的。传言楼上的人似乎在打赌，但赌注为何却无人知晓。他们从不收钱，只看你的问题够不够奇巧诡谲。来访者被邀请上楼之后，讲出自己所求，如果楼上的人都觉得容易，那么来者便只能无功而返；如果楼上有的人觉得难，那么觉得容易的人就得把这个问题给解答了。总之，一时之间，关于这楼上的传闻在坊间甚嚣尘上。

前些日子，卢风随几位朋友前去沅陵游玩，突遇风雨，落脚在一处寺庙内。山僧好客，以清茗相待，那茶水入喉，渐由苦至甘，前后掺杂有不同的妙趣，恰如自一杯茶中尝尽了人生百味，彻底勾起了卢风的爱茶之心。泡茶山僧经不住他的纠缠，便点拨道：“此百味茶乃是数种茶叶混泡而成的。”卢风回家如法炮制，总差一味，便再去相求。山僧不愿告知，卢风干脆住在庙内不肯离去。他与山僧年龄相差不大，整日为伴，谈论佛理和茶道。山僧见卢风对茶道确有痴愚之心，最后告知百味茶中有一味茶的茶树别处没有，若将某两样东西一并交于他，茶树便归卢风，分文不取。

那山僧所求之物甚是蹊跷，卢风苦思无果，听闻听雨楼的传言，便急忙赶来小镇，隔日一早便投出拜帖，才有了今日上楼一事。

卢风终于踏步上得楼去，目中所及，一张桌、四把椅、三个人——两男一女。这稀松平常的光景叫他心中一空。

一位碧衣女子轻提莲步，引他到椅子上坐定，转身奉上一杯香茗。茶香氤氲，卢风定睛细瞧，惊觉这竟是今年清明后新采的白毛银针。只是今年天气反复，头茶产量大跌，几乎全部用作贡茶上献。谷雨还没过两日，现下这批茶叶应该还在去皇城的路。一时之间，卢风盯着这汪看似平常的待客茶水，却像见到一头怪物。

桌上左手边坐着一位白衫公子，相貌堂堂，拿着一把纸折扇；右手边是一位略长卢风几岁的大汉，一身玄色丝衣甚是富贵华丽，面相却非商贾之流，颊边虬髯透露着威严。两人默然看着面前一张染着几道墨色的皱巴宣纸。

“先生且等一等。”一只黑身白爪的猫儿蜷在碧衣女子的膝盖上，她俯身对着猫儿



细语一般，“二位正在赏画。”

卢风忙拱手道：“在下卢风，做些茶叶买卖，敢请教姑娘芳名？”

碧衣女子仍似专心逗猫，头也不抬地道：“在这楼上你便叫我越姑娘吧。”

此时白衣公子吟道：“舒云缱绻，风闲雨歇，此乃抚琴童子。”

卢风随着他的目光从左侧看去，宣纸上的涂鸦竟似有了生命，看去正是一位道童抚琴，说不出的闲雅。

玄衣客笑道：“流血涂草，豺狼冠缨，此乃败军之将。”

卢风皱眉再从右边看去，却又仿若看到大战之后，哀鸿遍野，肃杀之气扑面而来。

只听越姑娘轻叹一声：“雨白兄天纵奇才，为人却过于巧思。试金兄不世英雄，眼里也太轻死生。我画的，其实是一群雏鸭儿跟着大鸭游水呢。”她拿茶水润喉，朝桌上的宣纸呵出一阵兰气，恰如春风吹皱绿水，雏鸭初次下水的笨拙姿态跃然纸上。

白衣公子赞道：“妙！妹妹的皱纸画法如此奇巧，雨白服气，输你一文。”

“原是这拙趣！”玄衣客笑道。

越姑娘将画纸揉成团丢于一边，对卢风道：“先生来到此处，必是有所求，不妨直说。”

卢风轻浮之心早已消去，正色道：“小人此行所求是两样东西。”

“何物？”

“松间清风，泉上明月。”

越姑娘看他一眼，另外两人仍是不怎么理会。

卢风眉毛拧住，咬牙道：“小人以祖传茶田三亩作酬。”

“易。”白衣公子道。

“易。”玄衣客道。

越姑娘将那猫儿抱在怀中，看着楼外的烟云：“你们都说易，我却要说难。”

白衣公子笑道：“那妹妹便要將方才赢的一文还回来了。”

玄衣客也道：“大家都是公平的，妹妹可不许抵赖。”

见卢风不知所措，越姑娘朝他淡淡笑道：“卢先生，既然两位都应了你的请，三日之后的此时便再来这听雨楼，将你要的东西带走吧。”

这句话说得如此笃定，卢风一时不知该做何反应。

越姑娘柔声道：“茶水要凉了。”

卢风捧起茶杯，揭开碗盖。茶水没有凉，而是正好，引入嘴中一尝，他不禁点头叹道：“好茶。”

三日后。

楼上的景致倒是与三日前无所不同，只是那桌前的三人没有再看画，而是在下棋。卢风从未见过那棋盘——并非常见的方正棋盘，数来却有六条等长的边。

一位素未谋面的蓝衫小婢走上前来，冷冷地问：“你是卢风？”

“小人正是。”

“给。”小婢摊开手掌，手心里有一枚竹哨和一把铜匙。

小婢依旧是冷淡口吻：“沅陵烟波湖北有个小渡口，唤作梅花渡，你于明夜亥时前后在渡口吹响竹哨，自有艄公接你到湖心岛上。你要的东西就放在那里，自己取了去见那和尚吧。切记，未见到那和尚前切莫打开盒盖。开盖之际，盒子离那和尚越近越好。你最好今夜便动身，莫误了事，反来赖我。”

卢风取过东西，问道：“三亩茶田的字据，我先存于姑娘处，可否？”

“呸呸呸！”蓝衫小婢不住地跺脚，气得满脸红晕，“你这厮怎的如此不懂规矩！你那几亩破茶田怎能入我家公子的法眼！快走快走！”说罢扭头就走。

卢风也没生气，朝着三人的方向深深一揖，下得楼来。

关于那听雨楼又有什么目的，楼上的人都是什么背景，卢风毫无兴趣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：取得百味茶，夺下“茶王”，了却先父毕生宏愿。

## 第二杯 无情僧

三月二十日，夜。

湖风颇为寒冷，卢风紧了紧大衫，吹响竹哨。尖细的哨声朝着黝黑一片的湖面散播开去。不久便听见打橹声，一艘乌篷船从黑暗中缓缓驶来。

艄公衣襟微敞，立在船头，声音洪亮：“可是卢州茶商？”

“正是在下！”

“来啦！”艄公手肘细微一动，乌篷船便稳稳划了过来。他轻轻一托，便将卢风接到船上。卢风进入船篷内，周围只听见一阵阵水波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艄公撩开门帘：“我家主人交代，先生下船朝着光亮处走即可。速速去吧，莫误了时辰。”

卢风忙谢过艄公，下了船。远远一处灯火静静地燃着，他逐渐看清——那是四盏灯笼，挂在一个凉亭檐角之上，随风摇摆。原来岛中还有一个池塘，一座曲折的小木桥从岸这头伸向建在水中的凉亭，再连着对岸一间禅房，房门口也挂着灯笼。四下寂静无声，透露着一股诡秘凄凉之意。

卢风穿过木桥来到亭前，匾额上写着“明月”二字，一个大书匣般的方木盒放在亭心石桌之上。卢风犹记得听雨楼上蓝衫小婢所言，不敢轻易打开盒盖，便将木盒抱在怀间。出凉亭的时候他又回看了一眼，凉亭这边还有一块匾，上书“清风”二字，比“明月”二字更显清秀。

这凉亭倒是与山僧那两样信物有所关联，卢风不知这一切有何深意，来到对岸禅房前，门上果然挂着一把铜锁。他从怀中掏出焐得温热的铜匙，插入铜锁轻轻一扭，锁门便脱落下来，伸手推开房门，只见数盏油灯映亮房间，正中摆了一张简单的木床，一位僧人正在床上诵经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与卢风约定两样东西的沅陵山僧。

卢风大吃一惊，不知他为何竟会出现在此处。僧人睁开眼，视线穿过了他的肩膀投向门外。此时浮云已散，刚升起不久的月亮斜斜地映在池水之中，月影正悬于塘心一处泉眼之上。泉水鼓动，搅起清辉阵阵荡漾。卢风恍然大悟，这幅景致不正是“泉上明月”吗？今夜月亮当是亥时前后从东方升起，故他登船之时并未见有月光。现下月亮已升上半空，又恰逢没有云朵遮蔽，想来小婢和艄公都嘱咐他别误了时辰，便是这番良苦用心！

卢风忙将木盒放在了僧人面前，请僧人凑近打开。他面上虽然沉静，心中仍忐忑，这烟波湖周遭并未种植松柏等物，纵使这沉沉的盒子是松木所制，可又怎能装入清风？

僧人俯身打开盒盖，只听“咚”的一声，一尾花鲢从盒中跃起，溅起的水花正好落在僧人面颊之上。

这盒中竟是一个装满水的铜盆，里面养着一尾花鲢。盆底则放着一方雕着松柏长青的砚台。花鲢本不喜跳跃，想必是盒内藏着什么机关，能确保盆内花鲢在开盖之时跃出水面。花鲢又称松鱼，与松柏长青砚相应和，鱼尾扇动清风，正吹人面，正是那

“松间清风”。

僧人将砚台取出，凝视良久，脸颊上的水珠也忘了擦去。片刻后，他才将砚台放在一侧，闭眼道：“施主心地淳厚，本不是如此工于心计之人，那百味茶对施主而言，果真如此重要？”

卢风拭去头上的冷汗：“实不相瞒，卢某自信若得此百味茶，定能夺得今年‘茶王’。”

僧人猛地睁开眼：“茶王？卢庭北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正是先父。”

山僧深深一叹：“善哉！施主若一早说出自己的家世，贫僧断然不会告知你百味茶秘方。一切皆是因果报应！”

卢风惊道：“大师要反悔？”

僧人眉头紧皱：“百味茶本就不该属卢家所有，施主且断了这妄念吧。贫僧只问施主，故人尚好？”

卢风疑惑道：“故人？何来故人？”

“施主模仿故人笔迹写信于我，诓骗贫僧来到此处之后便锁上房门，困住贫僧。后将故人信物示于我看，岂非胁迫？怎的现在又故作不知？”

卢风闻言脸色一变：“卢某既未写信，亦不知大师为何会来此处。”

僧人无语，似乎并不相信卢风所言，门外传来女子的急切声音：“清郎！”一个身披粗布斗篷的女人迈步走进屋内，只是瞥了卢风一眼，便扑向僧人，泫然道，“清郎，你叫我这些年想得好苦！”

“娟妹！”“茗荷！”僧人和卢风同时惊呼。

僧人面颊颤动，压抑着万千情绪：“娟妹！真的是你！这些年你是如何度过的？我……对不起你！”

“茗荷…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何离家，又是怎么来的？”卢风满腹疑问，上前扶住茗荷的肩臂。

“别碰我。”茗荷目光冷冷，一把打下卢风的手。

卢风哑然。

茗荷靠紧僧人坐下：“半月前我从那厮嘴里得知有位泡茶的山僧，就觉得蹊跷。待到我尝出所谓‘百味茶’的味道之时，便知道那山僧一定就是你。”





卢风顿时醒悟。茗荷有一处特长，便是善于辨茶。平日里卢风常常与她斗茶取乐，十次倒有八次会输。也正因如此，此次他调制“百味茶”的事情，家中便只让茗荷一人知道。

茗荷伸手抚摩僧人脸颊，在他耳边软软道：“听那厮说你要他准备‘松间清风，泉上明月’，我真的好开心哪。清郎还记得这些，就说明你还没忘了我。”

僧人双眼紧闭，嘴里念起经文，似身在三伏天，头上不断冒出豆大的汗珠。

茗荷终于朝卢风投来目光，视线相会之际，卢风不禁打了个寒战，仿佛从她眼中射出的是淬毒匕首一般。只听她开口道：“听着，我不叫茗荷，我的真名叫单碧娟。我夫家姓孔。”

听闻这个姓氏，卢风惊叫出声：“孔……孔家？”

### 第三杯 伤心客

卢风尚清楚记得初遇茗荷之时的光景，莺声燕语之中，她挑起桃粉色的衣袖，为他沏了一杯茶。

卢风绝没想到能在这烟花之地喝上如此甘美纯正的茶水，于是朝她看去。

她妖冶一笑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茗荷。”

“好名字。”

即便是最后卢风将茗荷纳为妾——也是他唯一一位妾室，他也没有再改这个名字。但这竟不是她的名字。

他所迷恋上的不过是一场虚幻。

“茗……你一直在骗我？”声音沙哑，卢风觉得开口的已非自己，“如果你并非中意于我，又何必强颜欢笑、侍奉身侧？”

单碧娟冷笑一声：“卢家害我家破人亡，最后我只得沦落到栖身烟花之地的地步，

这血海深仇岂是说忘便忘？你娶我那日，我已立下死志，就算当牛做马，也定要报仇雪恨。”

僧人双手合十，道：“生亦何哀，死亦何苦！嫂嫂活于仇恨之中，最终岂非害人误己？”

“你叫我嫂嫂？”单碧娟面色哀戚，“清郎，那时你一去不回，而我满脑子都只想着复仇，委身于他，全是形势所迫。我马上便解决与他的事，再不与你分开！”她看向卢风道，“你可知你朝思暮想的百味茶，到底是什么吗？”

卢风愣住。

单碧娟咬牙切齿道：“那正是‘三清茶’！”

卢风张大了嘴，但发不出声音。卢家与孔家的恩怨，卢风不是一无所知，其起因正是孔家祖传的“三清茶”茶方。据他所知，先父卢庭北就是为了这茶方才在生意场上刻意打压孔家，导致对方家道中落。当然，这个故事坊间还有着各种版本，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是，卢庭北千方百计设计孔柏南，叫他生意一亏再亏，最终夺了孔家茶田不说，还买通官府威胁其交出茶方，逼得孔柏南一把火点了祖宅，最终家破人亡。

卢风言语干涩：“那时我醉心茶道，这些事恐怕还不如下仆知道得多。”

“只可惜卢庭北死得太早、太容易！”单碧娟从怀中拿出一个瓷瓶，取出一枚丹药，冷冷道，“服下！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半年前，我自一位奇人那里得到蛊毒，发作时可令人肠穿肚烂。”

卢风牙关紧咬，狠声道：“卢某不才，身上也牵挂着卢家一百来口人的身家性命。先父若是对不起你，卢风在此赔罪。但要我作践这条性命，却是万万不可！”

单碧娟仰面冷笑：“你若是不服，蛊毒可要发作了。”

“这……难道？”冷汗已布满卢风的额头。

“半年前你已服下蛊毒，我每过一个月便将这药丸磨碎掺进茶水喂你服下，压制毒性，故你还留着这条小命。”

卢风浑身脱力，跌坐在地。

“想要解药便看着办。”单碧娟从怀内取出一张单据丢在卢风面前。那是一张写好的地契，只缺卢风签名。

“你要茶田？”

“这些茶田本就是你们从孔家夺去的，物归原主，有何不可？”



“你好狠。”

单碧娟啐了一口：“狠？你可知我整日对你笑脸相迎、曲意逢迎，心头却无时无刻不在流血。要你死实在是太容易了，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，夺回被卢家取走的一切。”

“嫂嫂，你错了。”僧人从床上下来，背对着单碧娟道，“我们都错了！”

“清郎！只要夺回茶田，加上你的‘三清茶’茶方，咱俩一定能重振孔家。我百般算计，不都是为咱俩的未来着想吗？”她起身前一把抱住僧人，“清郎可知这些年来，每当苦闷至极时，我便想起你我在一起的美妙时光。我不止一次祈愿苍天，现下愿望成真，你就在我面前，我是不会再叫你逃开了！”

僧人神色凝重，一把将其推开，摇头道：“贫僧早已忘却尘世中的爱恨。”

“你忘了？”单碧娟终是忍不住哽咽，指着庭院诘问，“那夜月下，便是在这凉亭之中，你握着我的手下‘松间清风，泉上明月’八个字……这块松柏长青砚，是我亲自托人刻好送你的……在这禅房里又有我们多少欢愉的时光？我以为再也见不到这些梦里的景致了。你若真已忘却旧情，为何要在这里重修孔府‘明月苑’？”

僧人睁大双眼：“这难道不是你重建的？”

“我一介女流，哪有这般财力？”

僧人忙从怀中取出一封信：“这封信可是你所写？”

单碧娟大吃一惊：“字迹确实没错，我却未写过！”只见她也从怀中取出一封信，“清郎，你看！”

僧人也茫然：“这也确是我的字迹，可我也未曾写过此信。”

两封信的内容相似，僧人那封信中，单碧娟约其戌时四刻乘船来湖心岛相见。而单碧娟收到的信中，僧人约定的时间则为子时，且多了已邀卢风同往的内容。

卢风对二人道：“卢某并未收到书信，且对这岛上有什么一概不知。”

僧人面色苍白如纸：“看来你我皆是被某位别有用心之人引至此处的。”

正当此时，门口出现一个男人的身影，灯光映在他的半边脸上，面目依稀与僧人相似。

“啊！”单碧娟两眼一翻，已昏倒在地。

僧人惊叫出声：“哥？！”

卢风不寒而栗：孔柏南不是已经死了吗？

“松清，别来无恙？”孔柏南的声音仿若自幽冥深处传来，他朝僧人走近一步，僧人便后退一步。

“哥，你……”俩人对视半晌，僧人——也就是孔松清，只说出两个字。

“我的好弟弟。”孔柏南伸出一只手抚摩弟弟的脸——那手上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，看起来仅是一根包裹着腐皮的骨头罢了，“你很好，实在是太好了。自打我俩成年以来，论制茶、烹茶的功夫，我不如你；论琴棋书画，我不如你；就连这张俊俏的脸蛋，我也不如你。”

孔松清醒悟道：“哥，你没死！”

“没死，也不算活着。死到临头的时候，人终究还是想求生。”

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卢风的意料，他又惊又骇，两腿直如被钉在地面一般动弹不得。

## 第四杯 当年事

当年孔松清因是次子无法执掌家业，便一心想着做出一番成就，某日整理家中古籍之时竟无意中发现已失传的“三清茶”茶方，但下半部已遭火焚。“三清茶”乃是一代茶王，他一心想重现此茶，便私下收集附近所产的各色茶叶试着配制。起初并没有什么进展，后来机缘之下得知大嫂单碧娟善于辨茶，便常将自己配制的茶叶交与她品辨，这番苦心研试数月，最终竟叫他试出完整的“三清茶”茶方。

那时孔柏南因家里生意渐不如从前，多外出贩茶。那年春天，他亲自运了一批新茶前去五台。他离家之后，孔家伙计因卢家伙计无端辱骂动手斗殴，结果被卢家打伤并送到州府。孔松清前往提人时，当场被卢庭北奚落挤对，一时气盛，便出口约其斗茶决胜。未料斗茶当日，卢庭北通知了整个卢州茶市的各大茶商前来观战。按当时的局面，卢家虽然势大，但有着百年招牌的孔家在本地茶商心中仍是第一把交椅。孔松清知道这一战如果再输，孔家今后在卢家面前便再也抬不起头来，为扭转局面，便配制出“三清茶”，以求必胜。谁知卢庭北饮过“三清茶”后，二话不说马上认输，赔钱放人，自此以后也不再为难孔家。





几乎与此同时，孔柏南在五台却遇到一件怪事。时值文殊菩萨圣诞，达官显贵朝台诸多，往年只要价格公道，新茶都是售罄的牌面。但今年不知哪里来了一大批优质新茶，均以低价抛售。孔柏南守了数天后，停茶的仓库却突然失火，一仓库新茶毁于一旦，他大受打击，失魂落魄地留在五台。

数日后一位茶商寻到他，称有急事返乡，请他暂时代为看管生意，利润分三成给他算作酬金。孔柏南满心想挽回一点儿损失，便将这事应承下来。谁知压价的新茶突然撤出茶市，孔柏南代人照顾的那批茶叶质量上乘，马上便高价售罄。刚放下心的孔柏南便是做梦也想不到，他接下来等到的却不是那返程的茶商，竟是官差。

原来那批茶叶竟是官茶！那茶商留下的牒文印信是伪造的，他的伙计也早就溜了个干净，官府一口认定孔柏南便是这批官茶的主人。私贩官茶罪名不小，孔柏南慌了手脚，此时一个卢州知事找到他，愿意帮其疏通。孔柏南此刻身无分文，便与知事立下字据借五十两白银。其后没过几日，他果然被放，谁料返乡刚到卢州界内，便又叫官差扣住。原来被官府抄走的那批茶叶货款根本就没人国库，五台府内也根本没有来自卢州的知事。此时孔柏南方才想通一切：五台府内某个高官私运一批官茶，设局叫自己替他贩卖，事成之后他再以官府之名私扣茶款、徇私放人，反口诬蔑其贿赂朝堂、卷走钱财，将全部事由推到孔柏南头上，自己那手书的借据反而成了他贿赂朝堂的铁证。

未料此时卢庭北竟拿着那张借据出现在孔柏南面前。原来低价抛售逼他囤货，重金买通仓库看守放火，勾结官府诬陷栽赃，这一切都是他在幕后谋划的。此时，卢庭北不仅答应补上全部茶叶货款，还说可向州府求情放孔柏南一马，条件便是要孔家交出“三清茶”茶方。而他之所以笃定“三清茶”茶方仍存于世上，自然是因那场斗茶的缘故。

那笔丢失的茶叶款项巨大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孔柏南只得以茶田做抵押写下字据。但当他心急火燎地赶回孔家之时，却不料孔松清竟已离家出走，连带他当日斗茶所用的茶方也无处可寻。

孔柏南接着道：“我寻不到你，只得苦苦相求于卢庭北，但他反以为我使了招苦肉计，以抄家相威胁。眼看偌大的家业便要毁于一旦，我除了一死，还能怎么跟列祖列宗交代？我身处火海之时，心中的苦痛，你又知道几分？”